

杜丽丽 范跃芬 译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

ENGLISH & CHINESE · SCIENCE FICTION



无羁天涯的灵感：
科幻小说



兰州大学出版社

杜丽丽 范跃芬 译

“西窗风” 校园英文口袋书

E **ENGLISH &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无羁天涯的灵感:
科幻小说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羁天涯的灵感:英文 / 杜丽丽,范跃芬译.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 11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 科幻小说)

ISBN 978-7-311-04621-7

I. ①无… II. ①杜… ②范…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②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6208 号

策划编辑 濮丽霞
责任编辑 锁晓梅 武素珍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无羁天涯的灵感:科幻小说
作 者	杜丽丽 范跃芬 译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 (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 (营销中心) 0931-891429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12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621-7
定 价	1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编辑委员会

高新才【兰州大学·经济学】

常 涛【资深翻译家·文学】

吴 洪【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

王理行【南京译林出版社·文学】

程金城【兰州大学·文学】

彭岚嘉【兰州大学·文学】

高 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

陈 静【兰州交通大学·文学】

袁洪庚【兰州大学·文学】

赵德玉【中国海洋大学·法学】

陈 文【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法学】

楼建波【北京大学·法学】

张国梁【兰州大学出版社·法学】

包国宪【兰州大学·管理学】

陈文江【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

张克非【兰州大学·史学】

策 划 冯 庆 张国梁

主 编 袁洪庚

总 序

袁洪庚

“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是面向青年学生的中英文对照课外读物。

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英语学习方面投入的甚多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必须承认英语学习的效果是不够显著的。纵观各类学习者,“听说读写”四项技能全能者甚少,遑论在“听说读写”技能上发展而来的“译”的技能,虽然他们获得过种种证明自己能力的证书。

英语学习者成绩不够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应归于主体(动机、态度、方法等),有的应归于客体(环境、教师、教材等)。

仅环境一项而论,中国学生便没有欧洲学生优越。中国国土辽阔,一个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学生在国境内向东西南北任何方向旅行几百公里后听到的语言仍是汉语,只是在语音、语调、词汇等方面与自己家乡的方言有细微差异;而一个荷兰人出国做等距离的旅行后便能听到周围的人讲法语、德语……欧洲人可以卓有成效地运用“直接法”学习外语,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则基本不具备此类条件。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基本上是在母语环境之中、在“语法—翻译”教学法原则指导下学习英语。不仅如此,他们的教师亦大多是在类似条件下培养起来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等主持下,语言学家、外语教育家们制定出中国高校专业外语学习的方略:“听说领先,读写跟上。”毋庸置

疑,这一方略是极具超前眼光的,也是顺应世界潮流、符合各种“直接法”的语言教学思想。

然而,在听说无法“领先”、“任务”不明的情况下,读写自然无法被动“跟上”,只能另辟蹊径,索性由读写取代听说的地位。这正是当今相当多的中国英语习得者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国土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的人性化考虑……这些因素足以促使我们重新为读写定位。

听说与读写孰先孰后,这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殊途同归,在听说无法领先的情况下,不妨反其道而为之,让读写先行。其实,一些先贤早已就读写的意义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先生便认为读写理应“放在首位”(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教学的人生经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自古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便是青年人磨砺自身、获得经验、完善人生的一种境界,这套口袋书有助于青年读者且行且读。

顾名思义,“口袋书”就是可以放在口袋里的便携书籍,通常开本小于小32开,印张大致不超过10个。西方的袖珍本《圣经》、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政治读本《毛主席语录》便是有史以来最成功、发行量最大的口袋书。此外,英国的企鹅出版公司曾推出冠名以“企鹅丛书”的首版口袋书,这套丛书在三年内销售2500多万册,获得巨大成功。口袋书从此风靡全球,对欧美国家的出版业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与柯达克罗姆彩色胶片一起被列入20世纪人类发明、冒险和不寻常的事件之中。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美军为赴海外作战的士兵赶印大批价格低廉的口袋书,受到军人的欢迎。

如果将阅读作为人生的一种重负,阅读者便不会感受到快乐。“西窗风”校园英文口袋书的宗旨是使阅读成为享受,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快乐,在快乐中得到启迪,有所收益。这套口袋书集趣味性、经典性、知识性于一体,努力走大容量、小篇幅、低价格的路线,做学生课后的亲密伴侣。弗朗西斯·培根有云:“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倘若这套小书能使读者在这三种用途中得到某一种,编者便深感欣慰。

在选材和编辑路线方面,“西窗风”口袋书的内容涵盖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社会学、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以消遣、益智、增知为宗旨,以清新、雅致、便携的形式推出人生哲理、趣闻轶事、名人名言、绝妙好诗、美文如潮、微型小说、幽默戏仿、法律名篇、政治与人、史学纵横、管理亦理、经济头脑等系列;每一系列5册,每册约10万字。素材以现当代英文原创为主,亦不排除用希腊、拉丁、希伯来文创作的经典名篇。所有文选均请专业学者移译、加注,并附有译文、译者手记等。

首辑口袋书推出的是文学系列,其内容大体可归于短篇或微型小说类,分为神秘小说、科幻小说、爱情小说与民间传奇等4类5册。

科幻小说：以幻体真，寓意深长

杜丽丽 范跃芬

自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取得长足发展，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壮举：飞上蓝天，潜入深海，相隔万里却能呢喃耳语……然而，科技在为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其负面作用亦不容小觑。从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①的开篇之作——玛丽·雪莱(Mary Shelly)1818年发表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开始，科技的“梦魇”一直困扰着人类。科幻小说试图借助异想天开的想象，探讨在科技占统治地位的未来世界人类的处境和命运，进而反思“科学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人类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未

①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有多种缩写形式，除SF, sci-fi和s.f.之外，还有“STF”(Scientifiction)和“SFF”(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在1926年第一期的《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上，雨果·根斯巴克首次使用Scientifiction(STF)指称“科幻小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此词慢慢地被“Science Fiction”(SF)代替，原因是Scientifiction的英语读法很别扭。SF在科幻界意指“科幻”，但由于英语界SF一般指旧金山(San Francisco)，所以正式场合时一般不使用它来表示科幻。sci-fi和s.f.是目前最常用的科幻小说缩写形式，但两者含义略有不同。阿西莫夫认为sci-fi在外形和发音上跟hi-fi(高保真)相似，因此常被不读科幻小说的人(尤其是影视圈里的人)广泛使用。而s.f.具有双重含义，既指Science Fiction，又指Speculative Fiction(推理小说)。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幻小说的一部分重点内容从科学转向了社会，从机器转向了人，因此有些科幻作家，如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反对使用“科幻”这个字眼代表这一文学样式，倾向于用Speculative Fiction来统称他们的作品，把推理小说缩写成s.f.，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sci-fi。

来”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什么是科幻小说呢?“科幻小说”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一种通俗读物,并因其“奇幻性”“科学预言性”和曲折离奇的情节备受读者欢迎。然而,科幻小说虽拥有众多的读者,却一直难登严肃文学的“大雅之堂”。学界多认为科幻小说虽表现了现代人对科学文明冲击下人与宇宙的关系等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但终归过于天真、粗浅,难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可是,科幻小说与哲学的确存在着某种关联,因为一些优秀的科幻小说总是充满对人类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命运这些终极问题的思考和关怀。正是这种严肃的思想主题使科幻小说散发着迷人的哲理光辉,并从根本上区别于那种追求冒险猎奇的低俗读物,尽管有时两者在形式上难以区分。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说,“有多少人给科幻小说下定义,可能就有多少个关于科幻小说的定义”。^①作为译者,在这里我们无意对科幻小说进行界定,而是邀请读者在阅读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rick Brown)、阿瑟·C.克拉克(Author C. Clarke)、罗伯特·谢里克(Robert Sheckley)、艾萨克·阿西莫夫等科幻大师的作品时自己理解和领悟。然而,不得不承认,在选编的过程中,我们深受英国科幻小说家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理论的影响和启发。布莱恩指出,科幻小说中通常描述“人如何陷入危机之中,而无论这危机是人自己造成的(人口过度增长),还是科学造成的(出现新的毁灭性病毒),抑或是大自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胡俊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然造成的(又一个冰川时代)”,但其最终的叙事目的乃是“界定人类和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①。本书选译的十八个短篇多是这种充满危机意识的“以幻寓真”之作:在对未来的反乌托邦“幻想”中寄寓“真知”,探讨技术对人性的奴役、人的异化性存在等根本问题。

为了展现西方科幻小说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势,我们将这十八个短篇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同一时代的作家在风格上也会大相径庭。以弗雷德里克·布朗为例,他的《唯我论者》和《敲门声》中的幽默感和对人性思考的深度都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为了使读者对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下面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对其发展历程略做介绍。

科幻小说虽始于《弗兰肯斯坦》,但20世纪初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是这一文类基本范式的重要奠基者。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总结凡尔纳和威尔斯等人的创作风格时指出,凡尔纳的小说接近于浪漫传奇。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有关科学的“乌托邦”神话,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科学乐观主义。威尔斯的小说则偏于哲理的寓言,即通过虚构出一个未来世界(清晰而又与我们所知的世界截然不同)来影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因此作品整体上充满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观照。威尔斯惯于采用“如果某种科学技术得以实现,那么未来将……”的开篇方式,不同于凡尔纳,他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与乌托邦不同的令人担忧的未来,开

^①布莱恩·奥尔迪斯,《亿万年大狂欢》,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创后来科幻小说中主流的“反乌托邦”灾难性叙事类型。

儒勒·凡尔纳和乔治·威尔斯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现代科学技术与理论的相继问世,出现了一次科幻小说的创作高潮。这一时期代表作家与作品有:雨果·根斯巴克的《2660年的纽约》、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的《火星上的智贼》、埃德蒙·汉米尔敦(Edmund Hamilton)的《太空巡逻》系列、史密斯(Edward Elmer Smith)的《宇宙云雀》等。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行星间、星系间的奇遇故事以及虚构的探险活动。这一时期的创作在科幻小说史上常被称为“巨眼怪兽”或太空歌剧时代(Space Opera)。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属于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约翰·坎贝尔是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领军人物。围绕《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杂志,坎贝尔麾下聚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科幻大家: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雷·布拉德伯雷(Ray Bradbury)、亚瑟·C.克拉克、范·沃格特(A. E. Van Vogt)等。“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科学因素,注重故事背后的科学理性背景。作家以大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展现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如阿西莫夫指出的,“科幻作家们努力在现实主义上下功夫的同时,描绘着计算机、火箭与核武器,它们与10年内出现的计算机、火箭与核武器如出一辙。结果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现实生活,与40年代坎贝尔式的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情景惊人地吻合”(《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115页)。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黄金时代”那种苛刻地要

求小说与科技相符的坎贝尔模式被打破,科幻小说经历了一场重要变革。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通常被称为科幻小说的“新浪潮时代”(the New Wave)。标志性的特征是一些作家为这一领域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写作风格和激情,有时候甚至带着一丝狂暴,为科幻文学界重新注入活力,并引入许多全新的故事叙述模式。代表性的作家有: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布莱恩·奥尔迪斯、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Guin)、弗雷德里克·波尔(Frederick Pohl)等。在“新浪潮”小说中,往往没有任何一种新科技出现,甚至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人物。这就是“新浪潮”科幻小说的特点,它对技术发现本身不再感兴趣,对这些发现在人身上所引起的反响也不感兴趣。它的兴趣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精神状态和个性上的改变。它的科学性部分成为作品中的世界或环境的构设背景,文学性与思想性部分成为作品关注的焦点。科幻小说不再充当令人惊奇的角色,而是成为一个让读者可以充分进行沉思的领地。通过将我们熟知的现实世界变形,“新浪潮”小说更倾向于探讨人类的“存在”、人性等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以厄休拉·K.勒古恩《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为例,奥梅拉斯的人们只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他者”,这个未来社会主要作为背景存在,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寻求界定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所需要的“模型世界”,而作品的重心则在展示在这一可能性的境遇中人性的善恶等问题。

科幻小说在“新浪潮”时期变得成熟,但它这时扮演的是一种教育者的角色,虽然模糊了与主流文学的分界线,相应付出的代价却是提高“粉丝”入门的门槛,后来导致科幻小说在图书市场上的萧条。幸运的是,以计算机、网络、

人造卫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带来了一场全新的信息革命，科幻小说界也借此获得了新的力量。充斥市场的漫画、游戏、电影、电视等关联媒体给了作家们新的影响。于是，科幻小说进入“媒体一代”(the Media Generation)。

如果说“新浪潮时代”脱胎于“黄金时代”，而后叛离其父辈的道路的话，那么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可称得上是“黄金时代”的孙辈。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是，“媒体一代”的作者发现他们可以撰写任何故事，同时有许多创作可以被冠以不同的独特属性，比如说“赛博朋克”(Cyberpunk)，或是“人文主义”等。这一时期科幻的风格界限更加模糊，多数在这一时代开始创作的人发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写作，只要作品多少符合日渐模糊的风格标准即可。总会有读者渴望倾听作者的心声，玩味这些故事。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有：乔治·马丁(George R. R. Martin)的《沙王》、凯伦·乔伊·富勒(Karen Joy Fowler)的《脸值》、特里·比森(Terry Bisson)的《熊学会了用火》等。因此可以说，科幻小说从一开始没有流派，到现在融入各类文学定义中，经历了一个从没有界限回到没有界限的过程。

本书译者从三大时期作品中各撷取一些代表性的作品，主要目的是借助这些风格迥异却颇具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辨性的短篇小说，使读者深切感受科幻小说的“严肃性”一面，领略这一文类散发的智慧的光辉。这些科幻小说或以瑰丽的想象力取胜，或以寓言式的人文关怀见长，均引发我们对未来社会人类将何去何从的深刻思索，风格多样而又意味深长。此外，在阅读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一些短篇作品(如《卡桑德拉》《离开奥梅拉斯的人》《火星人的故事》《脸值》)时，读者会发现这些篇什与传统的科幻小说

在叙事风格上大相径庭。在这些科幻小说中,科技往往成为一个虚设的背景,一个探讨人类存在和人性等深层问题的“语境”,这一转变代表西方科幻小说发展的新方向。希望读者像喜欢《敲门声》《从抓痒开始》《不朽的诗人》等传统科幻小说一样,也会喜欢这些作品。

面对科幻小说的未来,不少批评家信心满满。科学自身充满猜测、想象,寓言寻求“如果这样,将会怎样”,科幻小说将两者结合为一体,使我们在“现实的未来投影”中思索必然与或然。在这个意义上,罗伯特·斯科尔斯认为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未来小说将最终取代传统的小说文类,在不远的将来大放光彩,并断言:“在当下和不久的将来所写出的最好的小说,一定是发生在将来的故事”^①。阿西莫夫也在呼吁科幻小说“未来的黄金时代”(《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130~134页)。在这种乐观的氛围中,让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科幻小说问世,并为之欢欣雀跃。

《敲门声》《能逆转时光的人》《末日审判》《眼睛不仅是用来看东西的》《“动物园”》《最后的悖论》《老顽固》《卡桑德拉》《离开奥梅拉斯的人》和《火星人的故事》由杜丽丽译出。《唯我论者》《不情愿的兰花》《从抓痒开始》《不朽的诗人》《考试日》《“人道自杀场”的电话号码》《同步性》和《脸值》由范跃芬译出。

^① 罗伯特·斯科尔斯,《未来小说的批评》,参看罗伯特·斯科尔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阿瑟·B. 艾文斯著,王逢振、苏湛、李广益译,《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目 录

- 001 The Solipsist *Fredric Brown*
- 003 唯我论者 弗雷德里克·布朗
- 005 Knock *Fredric Brown*
- 023 敲门声 弗雷德里克·布朗
- 037 The Man Who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 *Ralph Milne Farley*
- 039 能逆转时光的人 拉夫·米尔恩·法雷
- 042 The Reluctant Orchid *Arthur C. Clarke*
- 057 不情愿的兰花 阿瑟·C.克拉克
- 068 Shall the Dust Praise Thee? *Damon Knight*
- 074 末日审判 达蒙·奈特
- 078 Starting from Scratch *Robert Sheckley*
- 084 从抓痒开始 罗伯特·谢克里
- 091 The Immortal Bard *Isaac Asimov*
- 095 不朽的诗人 艾萨克·阿西莫夫
- 099 Eyes Do More Than See *Isaac Asimov*
- 104 眼睛不仅是用来看东西的 艾萨克·阿西莫夫
- 109 Examination Day *Henry Slesar*
- 115 考试日 亨利·斯莱萨
- 122 “Zoo” *Edward D. Hoch*

- 125 “动物园”..... 爱德华·D. 霍克
- 128 The Last Paradox *Edward D. Hoch*
- 132 最后的悖论 爱德华·D. 霍克
- 136 2 B R O 2 B *Kurt Vonnegut*
- 149 “人道自杀场”的电话号码 库尔特·冯内古特
- 159 Synchronicity *James E. Thompson*
- 167 同步性 詹姆斯·汤普森
- 174 The Die-Hard *Alfred Bester*
- 181 老顽固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 188 Casandra *C. J. Cherryh*
- 202 卡桑德拉 C. J. 切瑞
- 213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 *Ursula K. LeGuin*
- 224 离开奥梅拉斯的人 厄休拉·K. 勒古恩
- 233 Falling Onto Mars *Geoffrey A. Landis*
- 243 火星人的故事 杰弗里·A. 兰迪斯
- 251 Face Value *Karen Joy Fowler*
- 272 脸值 凯伦·乔伊·富勒

The Solipsist

Fredric Brown

Walter B. Jehovah, for whose name I make no apology since it really was his name, had been a **solipsist**^① all his life. A solipsist, in case you don't happen to know the word, is one who believes that he himself i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exists, that other people and the universe in general exist only in his imagination, and that if he quit imagining them, they would cease to exist.

One day, Walter B. Jehovah became a practicing solipsist. Within a week, his wife had run away with another man, he'd lost his job as a shipping clerk and he had broken his leg chasing a black cat to keep it from crossing his path.

He decided, in a hospital, to end it all.

Looking out the window, staring up at the stars, he wished them out of existence, and they were not there anymore. Then he wished all other people out of existence, and the hospital became strangely quiet, even for

①唯我论者。唯我论(solipsism),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及他人均为“我”的表象或“我”的创造物。唯我论者把世界看作是个人感知的结果或个人精神创造的产物,认为只有自我及其意识才是唯一真实的、本原性的存在,唯有“我”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上唯一的实体,“我”才是一切。